

花

间

集

新

注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

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

江西人民出版社





花间集新注

【「五代后蜀」赵崇祚 编】
【沈祥源 傅生文 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间集新注/沈祥源 傅生文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2

ISBN 7-210-01691-0

I. 花……

II. 沈……

III. 词,古代作品—文学

IV. I222.7

花间集新注

[五代后蜀]赵崇祚 沈祥源 傅生文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年2月第2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5.625

字数:360千 印数:1—8000册

ISBN 7-210-01691-0/I·231

定价:22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编: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宋世，官制尚最官制尚最古大以中国。而置前制最县也同本
 “富丰大”也随米县只，亦能迎正制制“文辞最深，而之固力其
 《将纂》首一制最制制，制武制制制制。制制更意制

序

胡国瑞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古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其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词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正式成立。即从表面看来，其收集作家之众多，作品之丰富，调式之纷繁，至足蔚为大观，使人目光眩乱，感叹新奇；而其对后代这一文体的影响之重大深远，则是不可估量的。过去许多词论家认为《花间集》为“倚声填词之祖”^①，或云“长短句之宗”^②，并一致概略地道出了它在词的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制制制《词学论》从词的发展方面看来，除了作为“花间”总的倾向的、表达男女悲欢之情的婉约艳丽的词风外，其他各种题材和风格的词，也在这里萌发出它们的幼苗或嫩芽，呈现出特异的姿貌。以雄肆的辞气直抒人生实感，一般追源于李煜，而鹿虔扈的《临江仙》，比起李煜的那些悲痛亡国之作，大约要早半个世纪。试看这首作品：制制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
 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
 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② 陈善：《扞虱新话》

本词当是哀痛前蜀而作。词中以大片荒凉的故宫景象的描写，抒发其亡国之痛，形象较之“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大为丰富，情意更为深沉。与这种情调相近的，如薛昭蕴的一首《浣溪沙》：

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阿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其情辞之深婉而易于感人，直可与李白、刘禹锡的苏台及金陵怀古之作相当。所不同的，它蒙上浓厚的“花间”气习，不是诗人的感慨，而是美人的悲伤。另外还有欧阳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早已是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的先声了。边塞战争生活，是唐代诗人普遍歌咏的主题，也不可能不被纳入词中。这在敦煌民间词中可以见到，而韦应物、戴叔伦的两首《调笑令》“胡马胡马”及“边草边草”，便是词的早期这类主题的高唱。在《花间集》中，毛文锡一首《甘州遍》，颇能展示出一幅塞上风云的图景：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

另外还有牛峤的《定西蕃》：塞人喊不月歌。风前白旆声。这香远露散，国士封侯。中散夜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边塞的气象，征人的归思，谱出一派悲凄壮阔情调，直与李益的《从

军北征》、《夜上受降城闻笛》等七绝异曲同工。由此想到，被称为“穷塞主”的范仲淹的《渔家傲》，仍是其前人这类词作的嗣响。不过范从深厚学养及实地生活发出，使之成为这类主题歌咏的胜场。而毛文锡及牛峤这两首词的出现，可喜地具备了词的这个方面的主题。

与边塞主题相关的，也是唐代诗人笔下极常见的，乃是出征家人的闺思。如牛峤的《更漏子》三首，及毛文锡的《醉花间》，其中有云：“何处轮台声怨”（《更漏子》），“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醉花间》），抒情的性质至为显然，不过因描写闺阁的辞藻过于浓密，把念远的情思掩盖得轻微了些。而温庭筠的一首《蕃女怨》写得较为明切：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簇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词的绝大部分写边庭景象，只在最后两句落到思妇所在的境地，点明题意，于是前面边地一切，俱成思妇意想中之事，把两地时节景物相对展示出来，则思妇系念征人的情意之深可以想见。

唐代诗人集中可常见到的“宫怨”在“花间”词人笔下出现也是很自然的。如韦庄的《小重山》：

一闭昭阳春又春，夜寒宫漏永，梦君恩。卧思陈事暗销魂。罗衣湿，红袂有啼痕。歌吹隔重阁，绕庭芳草绿，倚长门。万般惆怅向谁论。颦情立，宫殿欲黄昏。

词的首句点明主人公的身份，以下接着写她的处境及感情活动，以至在环境刺激下，无可奈何以至绝望的情态，于是一位愁肠万转的

宫廷妇女形象，婉转低回纸上，似可呼之出来。此外还有薛昭蕴的《小重山》二首，同样是歌咏“长门”情事的。

在“花间”词中，还有一种令人感到新鲜的内容，乃是对于及第放榜盛况的描写，韦庄有二首，薛昭蕴有三首，调名俱为《喜迁莺》，即取“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①之意，也恰合苦寒士人一旦致身青云的喜悦心情。下录他们的各一首：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门来，平地一声雷。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韦庄：《喜迁莺》第二首

金门晓，玉京春，骏马骤轻尘。桦烟深处白衫新，认得化龙身。

九陌喧，千户启，满袖桂香风细。杏园双宴曲江滨，自此占芳辰。

薛昭蕴：《喜迁莺》第三首

二词俱尽致地描绘出京城放榜时的一片喧腾的社会气氛，及登第者春风得意的情态。五首词中对于情节气氛的描写渲染，近似小说家的口吻手法，不嫌详尽率露，乃是词自身具有通俗性的本色。

《花间集》中，还有部分作品，使人感到一种特异的新鲜气息和清美光辉的，是李珣的《渔歌子》四首，以及他和欧阳炯的《南乡子》共十八首。《渔歌子》四首是继张志和《渔父》五首之后，描写那种放纵于大自然中的渔人生活情趣。词的语言清淡，情思旷远，在《花间集》中呈现出一种迥异的风貌。其中有云：“不见人间荣辱”，“名利不将心挂”，又云：“书满架”，“鼓清琴”，可见词中所写，不是一般渔

① 《诗经·小雅·伐木》

人,而是不求荣利隐于渔钓的作者的自己影像。后来写出一组《好事近》,抒写这类生活情调的朱敦儒,已远在二百年后了。李珣和欧阳炯的《南乡子》十八首,共同形成一幅长卷的南国风情画。展开这幅画卷,使人俨如陶醉在迷人的南国乡土里,到处是一片红翠欲滴的卉木,忘机自适的珍禽异兽,天真活泼的粤乡少女,酿发出浓郁的南国风土情味。下面各选录一二首,略当一畹: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带香游女偎伴笑,争窈窕,
竞折团荷遮晚照。

李珣:《南乡子》十首之四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
骑象背人先过水。

李珣:《南乡子》第十首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
纤出素手。

欧阳炯:《南乡子》八首之六

上举《花间》词中展示的内容和风格的许多方面,虽然在整体中为数尚微,但它们给后代词家的启示总是可贵的。而从“花间”树立起来的作为词的总的倾向的婉约词风,一直是风靡北宋词坛的,尽管东坡以其才学气度,别启词境,独开宗风,并未能转移当时的词风。温飞卿的严妆和韦端己的淡妆(周济语意),乃是“花间”并峙双峰,而北宋词人大致斟酌温、韦之间,其词丽而不密,疏而不淡,张子野、秦少游足为代表。试举张先的两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 烟霏霏,

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相思令》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罗幌掩，绣帘垂。彩笺书，红粉泪，两心知。人不见，燕空归，负佳期。香烬冷，枕闲欹。月方明，花淡薄，惹相思。

《三字令》

这类作品，辞藻清丽，情思深婉，置之《花间集》中，为是上乘。在《张子野词》中还可看到很多，不仅一二首而已。再看秦观的小令：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画堂春》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浣溪沙》

设色布境，俱极清丽，而一种轻淡的哀怨之情，虚极无聊之感，俱似轻烟般从景物中缕缕散出，非常耐人寻味，这乃是“花间”词人的艺术高境。秦观的许多著名长调如《满庭芳》之“小抹微云”及“晚色云开”，《望海潮》之“梅英疏淡”，以及《八六子》等，情辞婉丽，俱源于“花间”，不过衍小令为长调，故气势疏朗，如花之苞蕊绽开，更觉丰神鲜华清美。陈廷焯曾说：“秦少游……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

貌，词至是乃一变焉。”^①中肯地道出了秦词与花间的源流演变关系。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转述陆游之言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说《花间集》的“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确符实际，但这一事理仍是“可晓”的。词当初本出自民间，人民绝少礼教束缚，即赋予词以自由活泼的性格。及文人从事此体创作，亦无所依傍，自可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加以晚唐文学崇尚辞藻，酒边花下，发为歌唱，尤觉诸适，故使人感到“精采绝艳，难与并能”。陆游的《花间集跋》说：“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已经约略地道出了其中的消息。虽“花间”词的内容，大致不外男女悲欢离合之情，而其表现方法及所呈现姿貌之繁富，乃使读者玩索不尽。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十四章，俨如十四幅“闺思”图画，从不同的境地、时间、气象、景物写来，各自构成极为生动、新鲜而蓄意深曲的人物情貌，令人“直如身履其地，眼见其人”。^②十四章中，绝无重复之象，其运思用笔之精巧，俱堪称绝诣，启后代词人无限艺术法门。而在辞采鲜丽的物象描绘中，却蕴含无限人的情思，自然溢于言外，亲切可感。如云：“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由前之“懒起”、“梳洗迟”写来，则触目惊心，物双人单之情，不言可喻。又云：“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一种自怜自惜，美人迟暮之惧，溢于言表。又云：“花落月明残，锦衾知晓寒”，其人好景良宵伤心不眠之情，可以想见。又云：“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宛然如见其人长夜相思困慵之情状。这类作品，语言之外，蕴蓄的情意无限丰腴深厚，耐人寻味，前人曾有称道“花间”为“高古”或“简

① 《白雨斋词话》卷一

② 江尚质：《古今词话》增辑

古”，正是指的这种艺术造诣，也是后代词人所极意追求的。其他如造境设色之美，写照传神之妙，均为后代词人提供了缤纷炫烂的范本，在后代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花间”的影响。

《花间集》无论从词的发展史上或艺术创造方面言，都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确是祖国文学遗产中一串光华灿烂明珠，值得整理研究。《花间集》的注释工作，前此曾先后有人作过一些，但还可继续致力，互相补充，使这部最早的词的总集，更多地为读者所理解欣赏。沈祥源、傅生文二同志，系武汉大学毕业的七八届研究生，沈君研究中国古代汉语，傅君研究唐代诗歌，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各以所长，共相切磋，合力注释《花间集》，正可相得益彰，为读者作出良好的贡献。我衷心为他们辛勤努力取得这一成果而感到高兴，并祝愿他们继续献出新的优美果实。

前言

《花间集》，共十卷，后蜀赵崇祚编。书中收录了从唐开成元年（公元 836 年）到晋天福五年（公元 940 年）的词作五百首。我国早期的著名词家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大多赖以保存下来。它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花间集》中的词作，大部分是写男女艳情、悲欢离合、旅愁闺怨、伤春惜时的。它的题材狭窄已是无须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没有用其文学作品去反映阶级矛盾和其他重大的社会主题，去表现高歌猛进和冲锋陷阵的昂扬斗志，就简单地加以否定。我们只能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题材狭窄的原因，了解这些作品本身的实际意义和美学价值。

花间词作产生的背景，是唐帝国从衰弱走向灭亡，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年代。唐自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差不多已是半独立的状态，“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内地方镇，也多仿效。到黄巢起义后，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利用过方镇的兵力，于是这些地头蛇的力量便日益加强，并趁机抢夺农民革命的果实。农民起义虽被镇

压下去了，而唐朝的权力也进一步落入方镇手中。这些方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以图王图霸。一统的大唐帝国，已是分崩离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花间词人中的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就是生活在这干戈骚扰之世。即使是生活在前蜀和后蜀的词人薛昭蕴、魏承斑、欧阳炯、鹿虔扈、顾夐等，虽在西南天府，也只是相对的安定些罢了。而况五代中原云扰，社会的衰微景象，也是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影响他们的。这些词人虽然都没有用词这种文学形式，正面地去反映这个时代的面貌，但这样的时代，对词人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及文学创作，无疑是有极大的影响的。这正像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的初盛唐，提高了诗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的道理一样，晚唐五代衰败的社会，使词人们的感情趋于沉静、颓丧，他们的词也就比较注重于个人生活情趣的表现，多写闺阁情怀和离愁别绪了。

盛唐时期，都市和商业的蓬勃发展，新兴乐曲广泛流行，为适应社会和音乐的需要，词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首先在民间应运而生，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可靠的证明。曲子词一般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它比后来的文人词的内容要广泛一些，但多数还是以爱情、相思之类为题材的，这对文人词，特别是花间词影响很大。中唐时期，如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作词，只是受到民间词的启示，偶然兴到，染指尝试。到晚唐，作者渐多，而这时的词又成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在秦楼楚馆、歌台舞榭中纵情享乐的专利品了。作为花间派鼻祖的温庭筠，就是适应了这种社会的需要，而“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这样填出来的词，多是给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去歌唱的，故其内容自然偏向于温香软玉的一面。温庭筠以后，这种词风日益繁盛，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了客观的概括：“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

豪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綉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婉之態。”《花間集》的作者們，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文學氛圍里，他們是很難擺脫“綢繆婉轉之度”而“一洗羅綺香澤之態”的，當然更談不上去抵制這種香風艷雨的侵蝕了。

還有兩點與花間詞的內容緊密相關的，就是某些社會風氣與詞體本身的原因。

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在唐代，文人們的生活情趣大都不很嚴肅，他們放蕩而不守禮法，以狎游暢飲為樂事（這些我們都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因此，他們與歌妓、舞妓以及一般妓女的关系甚為密切。王昌齡等人有旗亭觀妓聽唱的美談，《唐代叢書》中記載了許多文人賦詩贈妓的佳話。這種現象到中晚唐更盛，“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游晏”（《國史補》），“至于貞元末，風流恣綺靡”（杜牧《感懷》）。文人們的這種風氣，是一定會在他們的筆下表現出來的。而表現風流艷事，抒發個人情懷的形式，莫過于在樽前月下淺唱低吟的詞了。詩當然也可以用來表現文人的生活情趣，但詩究竟是歷史悠久的“舊家世閥”，六藝之首，為我國正統的文學形式，馬虎不得。而詞興起的时间還不很長，不必像詩那樣講究身份，許多在詩里很難出口、有失尊嚴的事，不妨在詞里描述，所以，摹寫風流綺艷便成了詞的專業。本來文人詩中，也有描寫愛情的篇章，但大都較為含蓄莊重，不像詞中寫得那樣恣放柔媚。這只要讀讀溫庭筠、韋莊以及宋初文人的詩和詞，就可以發現愛情這一題材，差不多都從古體詩遷到近體詩里，並又從近體詩中转移到詞里了。加上詞本身句式長短變化，語調輕重緩急，音韻疏密相間，特別適宜于表達婉轉柔媚、細膩纏綿的感情。這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

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这话对于《花间集》也是适合的。《花间集》中的词，多数是写离开亲人的愁思、对所爱之人的想念、分别时的依恋情怀等，这些词无论是词人主观的感受，或是客观的描写，都是具体的，合于当时情理的，它从一些侧面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社会生活。词人生活在那个“不如意事常八九”的封建社会，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共同愿望。词人们从相思、离别的角度，表达了对春天、对生命、对爱情的热爱与珍惜，对生活、对人生、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即使是有些低沉、感伤的作品，如韦庄的《菩萨蛮》：“劝君今夜须沉醉”之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只看成纯粹的醉生梦死、流连光景之作，而应该从“半为枕前人，半为花间酒”（孙光宪：《生查子》）的表面现象中，体察出时代的阴影。

当然，在《花间集》中，还有某些庸俗、消极，或者是毫无真情实感的无聊之作，那是我们应该完全摒弃的。如欧阳炯《浣溪沙》，描写了男女的欢合、狎昵；和凝的《小重山》为偏安一隅的小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还有多数作者的《女冠子》一类，庸俗地赞赏美人等等。这些东西，华而不实，品格低下，实属封建糟粕，应予批判。但是，这些词在集中的数量极少，不过百分之二三，瑕不掩瑜，不过是一斛米珠的几颗稗子罢了。

《花间集》中也还有一些词表现的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内容，虽为数不多，但内容较为深刻丰富，值得我们重视，而且这些词对后来词的境界的扩大，题材的开拓，是有很大影响的。如薛昭蕴的《浣溪沙》：

倾国倾城恨有馀，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这首词是凭吊古迹之作。前片写昔日荣华欢乐，后片写眼前的冷落衰败，在今昔对照中，将世异时移委婉写出，隐含吊古伤今之情，无限苍凉感喟。还有毛熙震的《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鹿虔扈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牛峤的《江城子·鸡鹊飞起郡城东》、孙光宪的《后庭花·石城依旧空江国》等，都属这一类词。又如：毛文锡的《甘州遍》：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

这首词就是边塞词，生动地描绘了边塞荒寒景象。还有温庭筠的《蕃女怨·碛南沙上惊飞起》、牛峤的《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孙光宪的《酒泉子·空碛无边》等，也都是这类的塞下曲。

再如：欧阳炯的《南乡子》：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日暮江亭春水绿，鸳鸯浴，水远山长看不足。

李珣的《南乡子》：

归路近，扣舷歌。采真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

这是写景纪俗之词。欧阳炯的另外七首《南乡子》和李珣的另外九首《南乡子》以及皇甫松的《梦江南·兰烬落》、孙光宪的《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等，都写尽了南国风物，异乡情态，真切生动，朴而不俚。

此外，还有的词写处士心怀，深藏着身世之感的，如顾夐的一首《渔歌子》、孙光宪的两首《渔歌子》以及李珣的四首《渔歌子》；有的词是旅途抒怀，如张泌的《浣溪沙·马上凝情》；有的词是给狂少画相的，如张泌的《浣溪沙·晚逐香车》；有的词则是市场即景，如张泌的《浣溪沙·小市东门》；也有的词是咏物寄情的，如牛峤的《梦江南》二首；还有的词则表达了词人对受凌辱的女子的同情，如牛峤的《杨柳枝》。

从以上所举数端可以看出，在五彩斑斓的花间锦绣丛中，有这些感慨淋漓、清新娟秀的好作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对《花间集》的评价，历来都有分歧。例如清代常州派词人张惠言，为了抬高《花间集》的地位，采取了封建经学家惯用的手法，硬说花间词有什么寄托寓意，牵强于君臣朝野，附会于风雅楚骚，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算千古不朽的上品；而另有些人却又只是就事论事，只见花间词中的美人花草，而不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研究其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从某些角度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美学意义，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取消了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上倾向虽二，实质则一，即把所谓的“政治内容”（主要指题材的政治成分）来作为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看来，某些形而上学的文艺观，其渊源是相当深长的。

三

- 花间词可以说是纯抒情词。情，在文学作品中既属于内容的